

## 恐懼、污名與護理人員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女學會會員）

我的工作單位附屬於護理學院之下。在走廊上電梯間常會遇到笑臉迎人禮貌周到的臨床護理人員。這些日子與她們的交談，感到她們柔軟的軀體隱忍著一蹴即發的鬱卒和委屈。

平常時期，她們在醫院的工作備受讚美稱羨，親友鄰居都希望在緊急就醫時，拉上關係獲得特別照護。但在 SARS 蔓延時，有些鄰居、親戚居然會拒絕與她們的家人往來，深怕病菌傳染。尤其是這幾天有人抽到籤，就要進入醫院隔離病房照顧 SARS 病患，也有人即將徵調北上去支援抗疫護理照護。他們的家人開始活在恐懼中，擔心萬一，就是那個萬一發生了，怎辦？這些要進入第一線照護可疑病患的護理人員，滿載憂心，有些人不敢透露消息給家人或親友，打算偷偷摸摸向他們遮掩扯謊，以減低家人的擔憂，避免家人遭受親友和社區的唾棄。

此時此刻護理人員深受心理壓力，倒不是擔心自己遇到死神（我們都知道感染者中只有 5% 的機會）。她們都讀到坊間流傳的「官僚殺人」的報導，明明醫院中有 SARS 病患，院方不願通報，甚至公開撒謊連累醫護人員。加上感染源無法確定，在醫院工作，即使不是照顧 SARS 病患，也可能被居家隔離。她們擔心的是萬一連累家人，造成家人也必需居家隔離，或使得家人的同事們也必須居家隔離，結果造成公司虧損，家人也可能因此失去工作，她們深感責任之重難以承擔。

雖然她們在官方和媒體中被形塑成「抗疫英雄」、「現代的南丁格爾」，但是在 SARS 的恐慌籠罩下，她們卻活在幾近歇斯底里的社區環境中，默默承受四周他人因恐懼而展現的言語態度暴力。她們原本崇高的職業，轉眼間被周遭的小社會視為是「散播病原」的瘟疫之床，她們無力去對抗這荒謬至極的待遇，只好隱忍眼淚往肚裡吞。

我們有沒有想過，當社會大眾要求護理人員堅持專業職守，她們同時要背負很大的個人道義責任與心理重擔。這都是衛生署在制訂醫師一萬，護士三千元獎勵照顧 SARS 病患獎金時，不曾考慮過的。在 SARS 蔓延的時期，我們看到個人身旁的小社會出現的情緒式怪罪、責難，把一切問題歸諸於個人的疏失，而忽視政策和體制的缺失。這說明了今後公民社會教育應該著重在民眾對公共風險的認知與共同分擔責任的概念方面。